

# 燕泉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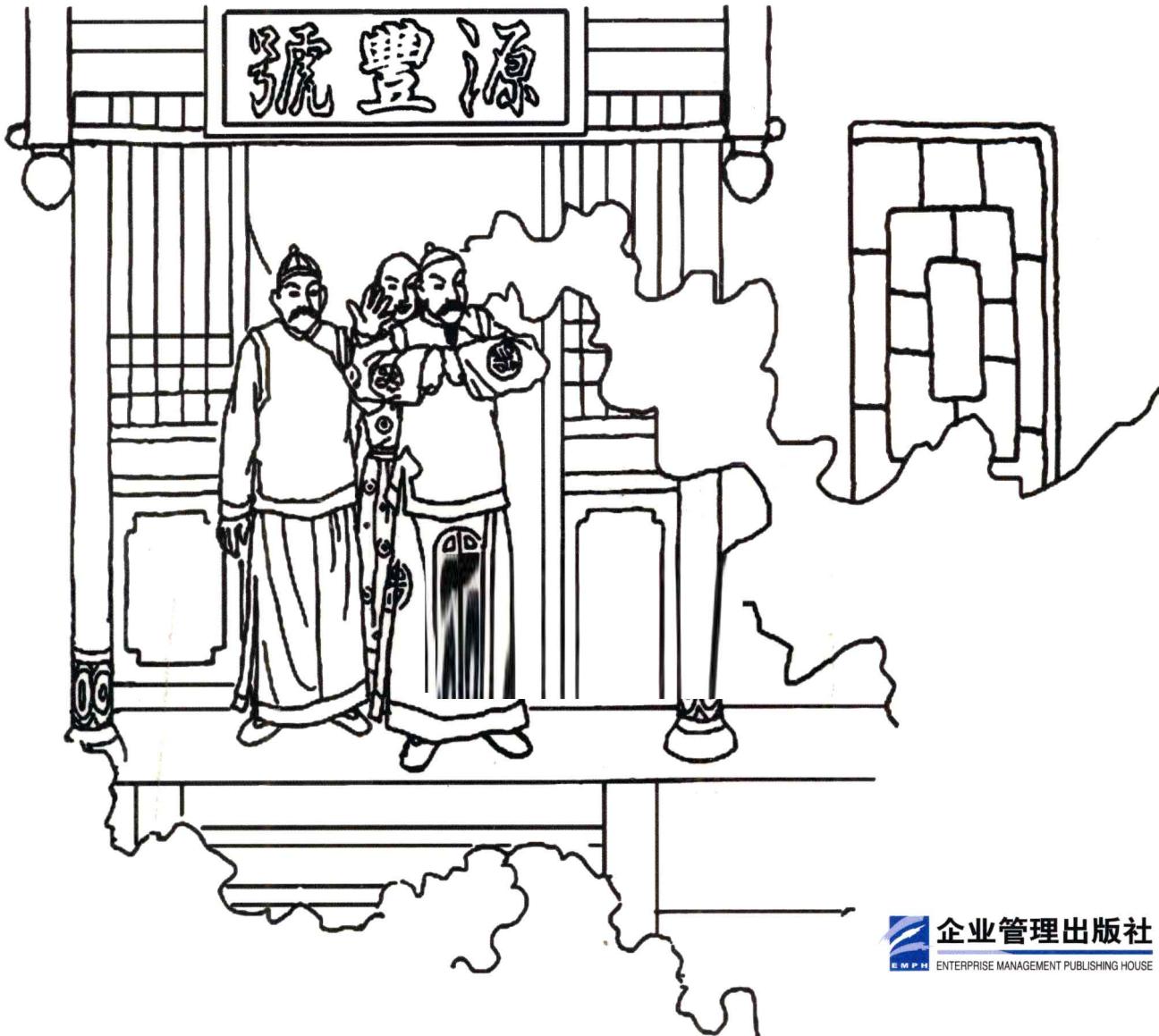
传奇

王印权 主编

百年红星为什么赢

YAN QUAN XIANG CHUAN QI

王印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泉香传奇：百年红星为什么赢/王印权主编. --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6

ISBN 978-7-80255-806-9

I. ①燕… II. ①王… III. ①评话—中国—当代  
IV. ①I239.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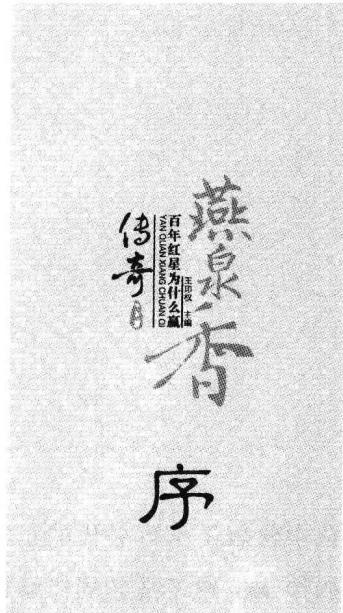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3560号

---

书 名： 燕泉香传奇：百年红星为什么赢  
作 者： 王印权  
责任编辑： 紫 竹  
书 号： ISBN 978-7-80255-806-9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发行部 (010)68701638 编辑部 (010)68414643  
电子信箱： 80147@sina.com zbs@emph.cn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本 20.5印张 260千字  
版 次： 2011年7月 第1版 2011年7月 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拜读《燕泉香传奇》这部长篇评书，看到了北京近代白酒行业的传奇故事，看到了京味文化的帝都遗韵，看到了民族酿酒工业的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她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为我们酿酒文化保留了一份丰富的遗产。

首先是《燕泉香传奇》将白酒酿造技艺的传承与历史巨变相融合，讲述三代酿酒人一个世纪的坎坷历程，这是酒文化的一个创新。“源丰号”一座造酒坊的百余年历程，使我们看到当年北京白酒行业倍加艰辛的发展史。而这段历史长期以来罕为人知，碎片式地散落在各个文物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当中。《燕泉香传奇》重新揭开了这段几乎被尘封的历史，这是北京白酒人之幸事，是民族传统文化之幸事。

其次是《燕泉香传奇》阐述了白酒酿造技艺的传承方式，表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特征。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行业许多重要的技艺都保留了口口相传、言传身授、传内不传外等门规。这种衣钵相传的传承方式，在中国传统文



序

化中代表了不可替代的正统、嫡传地位，靠人来传承，上一代与下一代的传承构建了技艺的传承链条，一个人的离去往往意味着一门技艺或一段记忆的消亡。《燕泉香传奇》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传统白酒酿造技艺的有序传承，对我们当代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是有力的推动，并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第三是《燕泉香传奇》将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评书与酒文化相结合，使一脉同源的民族文化又一次绽放光彩，是白酒文化史上的首创，这不但对于白酒文化的展示手法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也对民族文化的融合创新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是为序！

北京酿酒协会理事长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二锅头传统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高景炎

2011-03-31

百年红星  
为国而生  
为民族而生  
为人民而生

燕泉香

传奇

# 目录



56	序
第一回 雪里送炭	02
第二回 受困京师	08
第三回 数典论酒	14
第四回 旁敲侧击	20
第五回 嫁祸于人	26
第六回 陶然斗酒	32
第七回 祸起萧墙	38
第八回 巧真醉酒	44
第九回 落井下石	50
第十回 王爷解梦	56



64

第十一回 杀父之仇

70

第十二回 双喜临门

76

第十三回 生离死别

82

第十四回 生离死别

88

第十五回 知恩图报

94

第十六回 偷梁换柱

100

第十七回 大闹朱府

106

第十八回 小店论酒

112

第十九回 破镜重圆

第二十回

泉城擒凶



燕泉香

百年红星  
为什么赢

王印权  
主编

传奇

180	174	168	162	156	150	144	138	132	126	第二十一回	五四烽火
第三十回	第二十九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六回	黄雀在后	半仙说媒	竹篮打水	小巷深处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单刀赴会	大中取栗	蛛丝马迹	责人再现	昔日仇敌							

燕泉香  
传奇

百年红星  
王印权 主编  
YANQUAN XIANG CHUANJI

242	236	230	224	218	212	206	194	188
第四十回	第三十九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七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一回
大获全胜	柳暗花明	无妄之灾	棋酒赌驴	难解棋局	南京来人	满城风雨	好人好报	酒楼脱险

304	298	292	286	280	274	268	262	256	250
第五十回 兄弟手足	第四十九回 一家团聚	第四十八回 斗智斗勇	第四十七回 狼狈为奸	第四十六回 黄犬复仇	第四十五回 深谷老叟	第四十四回 石桥受阻	第四十三回 暗度陈仓	第四十二回 不速之客	第四十一回 击鼓传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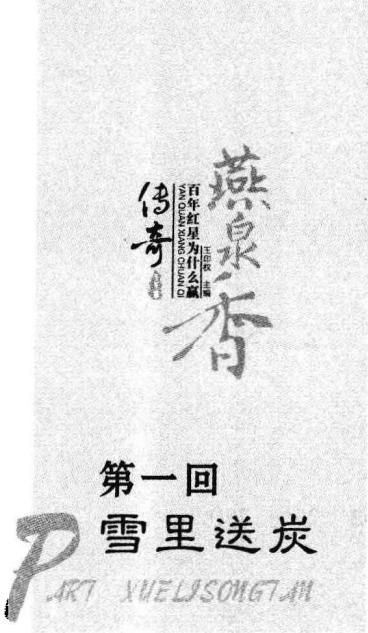


The image shows a vertical calligraphic banner. The main title '燕泉香' (Yan Quan Xian)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black brush strokes, oriented vertically from bottom to top. To the right of the main title is a smaller decorative element consisting of a dark vase with a floral pattern. Below the main title, the text '——百年红星为什' (Why Hóngxīng has been famous for a hundred years) is written in a smaller, elegant script font. At the bottom left, the text '[王郎权 主编]' (Edited by Wang Langqian) is also written in a smaller script font. The background of the banner is white.

百年红星为什么

YAN QUAN XIAN

NOV



## 第一回 雪里送炭

PART XUELISONGZAN

三代经营造酒坊，  
几度风雨几度霜。  
不是一番精心酿，  
哪得透瓶燕泉香。



咱们这段书发生在清光绪年间。在顺天府德胜门外，有那么一家造酒的酒坊，酒坊的掌柜的想让这个酒坊丰茂财源，所以就给这个酒坊取名“源丰号”。“源丰号”临街有三间铺脸儿，又做酒坊，又做饭店接待顾客。后面两进院子，中院是酿酒的作坊，后院是掌柜一家的住所。“源丰号”掌柜的四十多岁，姓赵，叫赵存厚，河南南阳赊店镇人。因为为人厚道诚实，买卖讲求信誉，童叟无欺，所以，大家伙都直接管他叫“老忠厚”。你看，人好哇，酒也好。赵存厚造的酒也和他的名字、人品一样，味道醇厚，甘甜凛冽，清香扑鼻。自打源丰号开张以来，每天都是顾客盈门，三间店铺常常是人满为患，方圆几十里内的酒客都慕名光顾，只要喝过一次的客人肯定就会变成回头客，而且，附近许多酒楼、饭店都在源丰号订酒。所以，源丰号的生意特别兴隆，越做越红火。

赵存厚早年丧妻，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芳名巧真。现年一十七岁，生得聪明伶俐，人见人夸，赵存厚视如掌上明珠。你别看酒坊生意好，但人手不足，经常忙不过来。就那样，赵存厚也不忍心叫女儿插手，只让她在后院的绣房里，像男孩子一样读书写字。虽是小家碧玉，赵存厚也是望女成凤啊。

巧真可不管这个，总是跑到前面，一会儿帮帮这，一会儿做做那，赵存厚拿她也没辙。本来嘛，生意忙碌，人手不够啊。整个酒坊，赵

存厚雇了三个伙计：一个叫大康，是赵存厚造酒的下手，技术活儿干不了，只会出一把死气力；一个叫小康，是大康的同胞兄弟，干的是前堂里的采买；还有一个叫张顺，人称二顺子，外号笑面虎，二十七八岁，京郊大兴农村来的，人挺机灵，是灶上掌勺的师傅，手艺还算不错，煎炒烹炸、荤素热凉都能对付下来。所以，酒坊平常非常繁忙，往往从早一忙就到大半夜。

单说这天，寒冬腊月，一大早，天就阴沉沉的，还刮起了小风，这风刮的，顺着人的汗毛眼儿往骨头缝里钻，标准的一个“一露三哎呦”的天。怎么“一露三哎呦”呢？您在家猫着没事儿，只要开门一露头，“哎呦……哎呦……哎呦……”得连打三个寒颤，那真是哈气成雾、滴水成冰啊。到了下半晌，更坏了，天更低了，就像压在人脑袋上似的，阴云都是铅黑色的，风大了，“呜……呜……”，这天由“一露三哎呦”变成了“不露老哎呦”了。怎么说？就是您躲在屋子里不开门不露头，您也得不住的老哎呦，真冷啊。果然，到了临黑的时候，天就开始飘起雪花了，这雪越下越大，开始零零星星，后来又大又急，“唰唰唰唰……”，下雪都能下出音儿，您琢磨琢磨该有多大吧。

不过，您别看天气这么冷，源丰号的买卖可从早就没有断过，为啥？一是那年头娱乐生活少，跟现在没法比，下雪了往家一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再不行就上上网，聊聊天，偷偷菜，写个微博，发展俩粉丝。那年头哪有这些个，下雪，下雪就得在家憋着。嫌闷得慌，那就到酒馆来，找两三个酒友喝一顿，天南海北聊一番，解闷儿。再加上那时候家里也没暖气，想取暖还得买柴买炭，这儿多好，喝酒暖身子，脚下还有火盆，后面是蒸酒的地方，热气腾腾。所以，别看天不好，白天客人不但没少，反而还多了呢。赵存厚他们里里外外忙活了一天，到了傍晚，雪也下来了，客人也都走干净了。

赵存厚带着伙计把店面打扫了，又等了一会儿，挑开棉门帘一看，天都黑了，外边的雪大如鹅毛，北风呜咽，街上早已无人，大部分的人家都已经熄灯了。赵存厚冻得一缩脖，“真冷啊！大康啊。”

“哎！”

“摘幌子，上板儿！不会有客人来啦。”

“好嘞！”

“小康。”

“哎！”

“烫点酒，二顺子炒俩菜。咱们也该吃饭了。”

“哎！好嘞！”

呵！赵存厚快成将军了，这分兵派将的，大家是各司其责。二顺子炒菜、小康烫酒，这边大康抱门板上门，一块，两块，三块……等上到最后一块的时候，这块门板抱过去，刚要往上插，就这个工夫，“呼腾！”一下子从外边伸

## 燕泉香

雪里送炭

04

过一只苍白的手来，扒到了门板的下边。“啊！”把大康吓得一哆嗦，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哐当”一声，大康就觉得什么东西压门板上了，重量不小啊，也搭着大康一受惊吓，这力气松懈了，“哎呦！”他抱着门板往后“噔噔”倒退两步，一栽歪，好悬没闪了腰，赶紧用门板一拄地，这才没躺下。“什么玩意儿！”大康等站稳了，定睛一看，“妈呀！”吓得抱着门板一蹦。怎么了？只见从门外伸过来半拉身子，一个脑袋。就见这个脑袋辫子蓬松，前面本该刮得亮亮的头皮上也长出二指多长的头发了，不知道这位多少日子没剃过头了，脸也没刮，胡子拉碴，都看不出年岁来了，而且面如死灰。“哎呦！掌柜的，不好！来了一个死倒儿！”吓得大康大呼小叫起来。你别看大康长的五大三粗，有的是力气，这位是不怕活人怕死鬼。这要是来几个地痞流氓要横的，大康一点也不含糊，抡起铁锹、擀面杖他就敢跟人玩命。但是，就怕死人，要说这家死了人了，你看吧，半年这大康都不敢从人家门口经过，就是过，也得是低着头、咬着牙、硬着头皮、发着狠，闭着眼睛，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去。至于那么怕吗？是夸张吧？一点也不夸张啊，大康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外边狂风暴雨、黑咕隆咚，突然间冒出一个人脑袋来，搁谁谁不哆嗦啊，何况大康呢，吓得喊声都岔了音儿了。

他这么一咋呼，源丰号的人都听见了，全跑过来了，一看，都吓了一跳。大康一指那人：“掌柜的！死……死倒儿！”

“咋呼什么！”赵存厚毕竟年岁大，经多见广，一摆手，那意思：别瞎咋呼，深更半夜这么静，让街坊邻居听见，事儿不事儿的他传闲话啊。大康不吭声了。

赵存厚赶紧走到那个人的近旁，蹲下来，小康给掌着灯，一看，这人穿的也太单薄了，破衣啰嗦，裤子破的都露了43.5%的屁股蛋儿了。仔细一看是个年轻人，也就是二十岁刚出头吧。赵存厚把手往这人鼻子下一伸，还没过去呢，就觉得这人身上热气逼人，怎么？发着高烧呢。果然一探鼻子，尚有气息，呼吸微弱急促，伸手一摸额头，滚烫滚烫的，这时没体温计啊，体温计一量，起码四十一度五，都快赶上赵存厚酿的烧锅了。

“快！”赵存厚朝这几个年轻人一摆手。

“干什么呀？”

“抬人啊！这不是死倒儿，是个病人。病得挺重，赶快抬进去！”

“啊？”二顺子一听，赶紧过来，“掌柜的，这……这人还行吗？”

赵存厚回过头看看他，“那我哪知道，快帮把手。”

“别别别别……”二顺子赶紧拦住了。

“干吗？”

“掌柜的，现在这年月什么人没有啊，这人咱又不知道底细，都这样了，抬进来万一要不成了呢？回头他家里的跑过来，讹不讹咱两说，闹一阵子也够

百年红星为什么赢

燕泉香传奇  
YAN QUAN XIANG CHUAN QI

百年红星为什么赢

咱们呛，就是没有，要死在咱店里不也晦气么？”

赵存厚一听这话，生气了，平常赵存厚总是乐呵呵的，从来不着急不瞪眼，要叫“赵存厚”呢？那有长者之风。可现在，有点火了，站起身子，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二顺子的鼻子：“我说二顺子，你说这话对得起良心不？对得起人的两撇么？我……”有心多说两句，一想还有病人呢，没工夫跟他废话，手指点了三点，然后哈腰，“大康！”

“哎！”

“过来，帮我一把，抬后院客房去！”

“是！”

大康一看不是死倒儿，来精神了，狠狠地瞪了二顺子一眼，那意思：你这人啊，不地道！然后过来一哈腰，把这人的胳膊往肩膀头上一搭，“掌柜的，我一个人儿就成。你给我……起！”“呼”把这人就给背后背上了。小康掌灯头前引路，大康背着这个人跟他后面，赵存厚、二顺子紧随其后。这时候，巧真姑娘也被惊动了，跑到这里，“呀！怎么啦？”

赵存厚冲她一摆手，“巧真，别挡道，让开！”

巧真赶紧往旁边一让，小康、大康过去了。赵存厚走到巧真跟旁的时候说：“巧真。”

“啊。”

“快，熬碗姜汤来，越浓越好，我看这个人是受了伤寒，必须给他发发汗！”

“好！”巧真也没细问，赶紧进厨房，要熬姜汤。

二顺子一看，“哎，掌柜的，我帮巧真熬姜汤，她不知道姜在哪儿。巧真，姜就在橱子旁边的笸箩里，我给你找……”不等赵存厚同意，他喊着嚷着跑过去了。

赵存厚也不管他，跟着大康就来到后跨院。这后跨院，是赵存厚父女俩住的地方，另外还有两间客房。说是客房，其实极少有人住，也就是巧真的姥娘家来人，可能安排在这里住一两晚上。您想啊，这院里住着一个未出嫁的小姑娘，就算来了客人，也不好意思住这儿。所以，这两间客房极少有人住，为了不浪费，平常就堆点粮食、造酒的原料等等。

小康前面掌着灯，打开一间客房的门，这门平常都不上锁，一推就开，然后大康背着人进去了，放在床上。

赵存厚吩咐：“小康，快，盛火盆，来三个！还有，让巧真把她衲鞋底子的锥子拿来，把我的罐儿取来，弄点棉花团。你呢，弄点油，再弄一小坛高度烧酒来。快！”

“哎！”小康点着灯，然后“噔噔噔”一溜小跑走了。

“大康！”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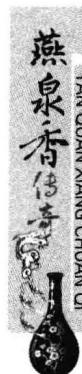
“去，抱两床棉被来，一会儿给他盖上，要发汗。”

“好！”大康也走了。

时间不大，小康先在屋里生起了三个大火盆，顿时，这屋里暖和起来了。这时，巧真进来了，抱着个小木头匣子，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个一个精致的小陶罐。这是赵存厚专门央求烧陶的师傅给自己烧制的。干吗用的？拔罐啊。嘿！这可是咱们中医独有的治病手段啊。这时，小康又进来了，左手拎着一瓶麻油，右手怀抱着一个小酒坛，这里面装着七十二度超高度的烧酒。

赵存厚一看都齐备了，把棉袄脱掉，袖口往上挽了挽，来到床前，把这个人上衣给脱了，让他转过去，脸冲下趴那儿。然后，赵存厚往他后背上倒了点麻油，用手抹和匀了，用小镊子捏起了一个小棉花团，把酒坛子打开，往里面蘸了蘸，然后借着脚边火盆里的火，“噗！”把棉花团点着，一手拿着镊子，一手拿起一个小罐，把点着的棉花团往罐里一放，迅速抽出来，“扑！”扣这人背后一个罐子，然后赵存厚就开始在这人背后迅速地走罐儿啊，从大椎穴一直走到命门，再推上去，这样来回的走，不一会儿，就见这段皮肤就起了砂了。走罐比刮痧的力度还大啊。走完脊柱，走两侧，走了几个来回，起了不少砂。然后，赵存厚又拿起锥子照着这人的大椎穴“噗噗噗”迅速地扎了十来锥子。干吗？放血治疗。扎完了，血就流出来了，然后“噗！”扣上一个罐子，拔拔这里的血。您看吧，这就是咱们的中医，用这简单的方法，就可以退高烧啊。大椎穴，您记住了，退烧要穴。您要是伤风感冒发烧，给这地方来一罐子，或者放放血，一会儿烧就退。当然，这个人病得太重，赵存厚要双管齐下。这边罐拔完了，那边二顺子的姜汤也熬好了，大康的被子也抱来了。赵存厚把这个人又翻过来，用筷子撬开牙关，把这碗热姜汤给灌了下去，两层被子往身上一蒙，干吗？让这人发汗！赵存厚知道这人是得了伤寒了，身体滚烫，无汗，必须解表发汗才能把这病治好。这位说，这赵存厚还是个大夫啊，还会这些，又是放血，又是拔罐的。嗨！过去人生活条件艰难，哪个不会一条半条的医疗手段啊。本来，咱这中医就具有民间性，农村老太太都知道小孙子发烧，把手指头缠起来，憋红了，扎针放血，这烧就退了。所以，这并不奇怪。再加上，赵存厚是酿酒的，对酒精这玩意儿熟悉啊，什么跌打损伤用酒精活血啊，刀伤划伤用酒精消毒啊，还能用酒精点着了拔罐啊，这人都门清。

闲言少叙，这个人经过赵存厚这么一折腾，出了一身的透汗，靠身子的那层被子都湿透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再看这个人，烧也退了，神智也清醒了，只是身子还十分虚弱。赵存厚让闺女巧真专门地给他做了点小米粥，放点红糖，让这个人喝。这人啊，看情形是饿坏了，一碗小米粥一挨嘴边“哧溜”没啦，



再盛，又盛了一碗，“哧溜”又没了，连喝了三碗，还想喝。“行啦！”赵存厚说：“你现在脾胃还很弱，不能多吃东西，回头这个伤寒还没好，再来个积食伤寒，更麻烦。东西有的是，咱们慢慢来。”

这人感动坏了，从床上“轱辘”起来，跪在那里“梆梆”直给赵存厚磕头啊，“大爷，谢谢您的救命之恩，谢谢您！”“梆梆梆……”

“哎哎……”赵存厚连忙托住他的肩膀，“别，别这样，你身子还弱，躺下躺下……”让这人躺下，脑袋后头又加了一个枕头，让他靠那儿——刚吃了饭有助于消化。

这时，赵存厚让大康、小康忙活外头去了，屋里就剩下赵存厚父女俩跟这个人了。赵存厚坐在这人旁边就问：“小伙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关外人氏，怎么到京城来了？怎么又落得这般光景啊？”

“唉！”小伙子听完叹了口气，“恩公，真是一言难尽啊。我啊，姓肇。”

“哦？”赵存厚一听说了，“这么说，咱是本家啊。”

小伙子问：“敢问恩公是哪个赵啊？”

“嗯？”赵存厚被他这么一问，有点迷糊了：“哪个赵？不就一个赵么？走肖赵，赵钱孙李的赵啊。”

“恩公，我不是这个赵。”

“啊？你不是，那你是……”

“我是端木肇末之肇。”

他说完这话，看看赵存厚父女俩，这爷俩啊，都糊涂了，“什么肇？端什么木？”

“端木肇末之肇。”

“端木……”赵存厚看看女儿，女儿也一脸茫然，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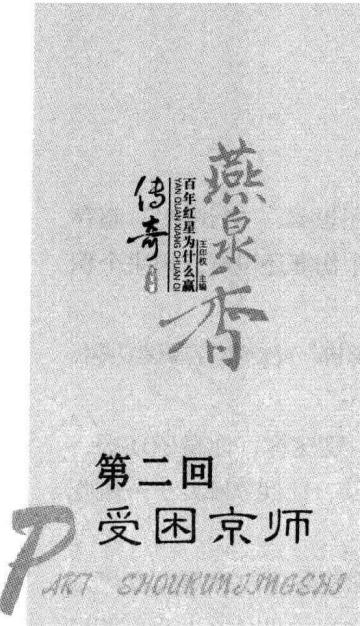
小伙子一看，“哦，就是‘肇我邦予有夏’那‘肇’。”

父女俩啊，更糊涂了，把脑袋一摇。

小伙子一看，“哦……对了，你们这儿是酒坊，《尚书》中有《酒诰》篇，上面说：‘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就是那个‘肇’。”

“哦……”他一说这个，赵存厚点点头，“我明白了。”

**此正是：且使自身言语正，不辱祖上賜姓名。**



古道热肠的赵存厚在风雪夜救了一位小伙子，当时，这位小伙子发着高烧，昏死在了源丰号门前，是赵存厚命人背到后院，给他治病。一晚上下来，小伙子烧退了，但身体还非常虚弱，赵存厚让二顺子出去给他请大夫，让女儿巧真熬了小米粥给这个人喝下去了。

大夫还没来呢，赵存厚坐在这儿问小伙子：你姓字名谁？小伙子告诉说：“我姓肇，但不是赵钱孙李那个赵。”是哪个肇？小伙子连说了两个，说我是：“端木肇末之肇。”父女俩不明白，小伙子又说：“我是‘肇我邦予有夏’之肇。”父女俩还听不懂。最后，小伙子也有点着急了，左右看看，“哦，对了，你们这儿是酒坊，《尚书》中有《酒诰》篇，上面说：‘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我就姓那个‘肇’。”

“哦……”赵存厚一听这个，明白了。您别看赵存厚读书不算多，但是他一辈子酿酒，对酒有非常深的感情，所以，对过去那些有关“酒”的文章、典籍是非常感兴趣，看了不少，还背了不少。这小伙子一提《酒诰》上的这句话，赵存厚立刻就明白了。

这《酒诰》是什么啊？《酒诰》啊，是《尚书》中的篇章，也是中国最早的“禁酒令”。因为西周初年，周朝刚刚推翻了殷商，国内还有很多殷商遗老贵族，周朝统治者就发现这些殷商贵族们嗜好喝酒，就连自己周朝的王公大臣们都酗酒成风，荒于政事。当时，周朝的“国家总理”周公非常担心这种恶习会造成大乱，所以周公这才让康叔在卫国宣布这个禁酒令，其中告诫大家：不要经常饮酒，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对于那些聚众饮酒的人，要抓起来杀掉。在这《酒诰》中禁酒之教基本上可归结为：无彝酒，执群饮，戒湎酒，并认为酒是